

春琴抄

し ゅ ん き ん し ょ う

【日】

谷崎润一郎

著

廖雯雯

译

たにざきじゆんいちろう

满心春水
终是起了涟漪

春 琴 抄

し ゆ ん き ん し よ う

【目】

谷崎潤一郎 著

たにざきじゆんいちろう

廖雯雯

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琴抄/(日)谷崎润一郎著;廖雯雯译. — 成都:
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18.7

ISBN 978-7-220-10822-8

I. ①春… II. ①谷… ②廖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21152号

CHUN QIN CHAO

春 琴 抄

[日] 谷崎润一郎 著 廖雯雯 译

责任编辑
封面设计
版式设计
责任校对
责任印制

陈 欣 叶 驰
张 科
戴雨虹
舒晓利
李 剑

出版发行
网 址
E-mail
新浪微博
微信公众号
发行部业务电话
防盗版举报电话
照 排
印 刷
成品尺寸
印 张
字 数
版 次
印 次
书 号
定 价

四川人民出版社(成都槐树街2号)
<http://www.scpph.com>
scrmcbs@sina.com
@四川人民出版社
四川人民出版社
(028) 86259624 86259453
(028) 86259624
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自贡市华华广告印务有限公司
145mm × 208mm
6
108千
2018年7月第1版
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220-10822-8
32.00元

■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电话:(028) 86259453

译者序

去年深秋，为着濑户内海边、日本JR铁道予赞线上的一座小小无人车站，我去了一趟四国。

到香川县高松市的第二日即搭乘琴平电气铁道前往琴平。一个多小时后，人已置身直通象头山山腰金刀比罗宫本宫的785级石阶上。是日阵雨，大朵深深浅浅的灰色云块疾速移动，搬来四字八方的肃杀秋意。石阶是从宫外的金比罗街道便开始向上延伸，不远处的荞麦面店静静立在丸龟市街一侧，雕栏画柱，似是劈开叠叠旧时光跋涉至此，就这么长长久久地留下，周身只余故事，黝黑得如同占据着几百年的暮色，偏有半面雪白墙壁突兀地耸于瓦顶下方，上书“虎屋”，字迹狂放，且斑驳且淋漓。长风浩浩，一盏行灯伴着两片灿黄暖帘窈窕地垂于屋檐。我毫不犹豫地走进去，点了当地有名的乌冬面来吃。由于已过午饭时间，宽敞的厅堂里客人只有我一个。所有角落全部细节，皆被一种幽暗的沉甸甸的寂静操控，包括我打量的目光。

我觉得好看，便盯着它们许久，又似乎没有那么久。我想，被禁锢在这里的时空必然需要这种光线的薄暗来担负，否则怎么安放那些朴素梁柱上的“森凉鬼气”呢？

后面几天，我在镰仓。

明月院。夏日梅雨时节，这里能观赏一庭绣球花。曾在清晨忽如其来的大雨中，踩踏一地浅蓝淡紫的花影，执意辨认山门前参道旁的两行“姬绣球”如何用清冷冷的雨滴点亮暗淡的草木阴影。此刻已是秋天，离本堂稍远的洗手间外，绿荫如许，缀以红叶零星，为茶室障子、石灯笼、红伞、青苔衬出几笔滂沱艳色，而地上竟铺了薄薄一片龙胆花。

原本有些浮躁的心，顷刻惊了一跳，然后，不可思议地，它沉了下来。

好像仅此一方天地，让万事万物把残缺都弃掉了，在光与影的明暗交织里，无我，无老死尽，无挂碍忧怖，唯独“美”本身恒长存在。

果然，后来翻译本书时，见谷崎润一郎写道：

我所爱的仍是屋檐深深、结构纵长、临街而立的旅馆。进入玄关口的土间，穿过横梁，正面是宽敞的扶梯，站在二楼凭栏远眺，市町人家尽收眼底——而且旅馆格局要尽可能大气敞

亮，譬如古市的油屋，或者琴平的虎屋。

——《旅行种种》

值得一提的是关东地方的厕所，地板嵌有便于扫除垃圾的细长窗子，从屋檐或绿叶上滴落的碎雨洗净石灯笼的底座，沾湿了踏石边的绿苔，潜入泥土润物细无声，似又噪起天地间的幽微之音近在耳畔。这里宜虫鸣，宜鸟啼，宜月夜，更宜四季物哀之美的吟诵，或许古时那些俳句歌人便是从此处获得无数题材。

——《阴翳礼赞》

这样我就想起了上面两处场景，同时想起了在金泽探访过的泉镜花旧居，想起了在直岛为之目眩神迷的安藤忠雄“地中美术馆”。无论哪一处，都离不开幽玄与幽暗的打底，是日本人对光影的执拗把握，成全了它们的绝妙。并且我以为，谷崎润一郎试图借文字永久叩问、挽留并耽溺的，正是此种幽玄幽暗铺陈的日本昔时之美，当中染着七分感官、两分颓靡，以及剩下一分的凄艳。

谷崎润一郎，日本小说家、剧作家、随笔家。1886年出生于东京都日本桥人形町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，少年时代家道中落。他的书读得相当好，不独散文与汉诗，便是别的科目在年

级也名列前茅。1910年，发表小说《刺青》、戏曲《诞生》，正式登入文坛。

有意思的是在蜚声文学界后，令他陷入世间舆论旋涡的偏是以他与当时的妻子石川千代，以及作家佐藤春夫三人为主要当事人的“小田原事件”。1915年，谷崎润一郎与艺伎石川千代结婚，婚后对千代的情谊倏然冷却。因着思慕千代的姐姐——艺伎初子未果，谷崎转而对千代的小妹静子一见倾心。1919年，谷崎携妻女移居神奈川县小田原市，基于对妻女的责任，他不想贸然离婚，希望在分道扬镳之前为她寻好归宿，便拜托友人、文坛新进作家佐藤春夫照顾千代母女，并有意无意间撮合千代与佐藤。佐藤因此频繁出入谷崎家，也果真与千代产生了感情。不想这桩“让妻”的奇思妙想实行得并不顺利，关键原因是静子拒绝和谷崎在一起。谷崎神伤，竟然对佐藤提出要求，大意是“请你当此事从未发生过”。佐藤愤慨至极，与谷崎绝交长达五年之久，还为千代写出那首有名的《秋刀鱼之歌》，直至1926年才与谷崎“一笑泯恩仇”。1930年，谷崎与千代正式离婚，佐藤娶千代为妻，三人联名发表声明，此为在文学界引起轰动的“细君让渡事件”。

谷崎之一生，未必忠诚于婚姻，却忠诚于“女性与爱”。《刺青》（1910年）、《痴人之爱》（1924年）、《卍》（1928—1930年）、《吉野葛》（1931年）、《春琴抄》

（1933年）、《细雪》（1943—1948年）、《疯癫老人日记》（1961年）等作品，皆是谷崎围绕这一主题创作的名篇。

从明治到昭和，将“女性与爱”摹写出无限哀思、婉转情致的文人，往前数有泉镜花，后面一点的我认为是川端康成与谷崎润一郎。泉镜花的小说、戏剧连同他的人，似终生埋身幻境，一面写着消失于水月镜花的爱情，一面谛观尘世，近妖而远仙。从前往后，没有一个人能如他这般以灵性而非情欲地诠释“大正浪漫”。川端康成的《雪国》《古都》《千羽鹤》固然冷艳，同其纪行随笔相比，不免流露精雕细琢的用力感；而他写伊豆之美，犹如月下花灯，一唱三叹，流风回雪，其间淡雅伤逝的韵致，甚至在《古都》里也没有。然而到谷崎润一郎这处，只觉蓦然闯进尘世最静默的一隅，有江户风情的静好女子拖着锦重重的裙裾，手持明灭烛火，隐约勾勒出泥金绘漆器阴郁的轮廓。这时窗外路过些微风声及虫鸣，分明是都会寻常之境，却总幽暗不似在人间。无论小说还是随笔，他均以相类手法主动摒除了向外延伸的可能性，把原本瞄准社会外在属性的点与线，倏忽向内收敛、发酵、酿造，以“秘术”浓缩为一滴醇浓的酒露。于是，属于尘世的肉体与杀伐，欲望与臣服，皆被提纯为观念境界里动荡的美幻。

至美至幻。一如《春琴抄》。

1933年12月，《春琴抄》由创元社首次刊行，上市不久即宣告售罄。1934年1月加印，紧随其后的是将其搬上舞台的一系列戏剧改编工作。同年12月《新版春琴抄》由创元社刊行，至今为止更被多次改编为电影、电视剧及舞台剧。故事实则很简单，讲的是自乡野老家来到大阪的商铺做学徒的男子佐助，爱上了主家美貌聪慧的目盲女儿春琴。在同她相处的那段并不漫长的岁月，他放弃了作为普通男子几乎可以放弃的全部，转而为她牵手引路，照顾起居，随她修习三味线。后来她容颜被毁，他旋即自残双目，几乎未有迟疑，甚至固执地认为，抹杀掉此端这张不再是“她”的容颜，存留于记忆中的“她”的形象便能在彼端的观念境界抵达永恒。在她面前，尘世的所有皆要退后，及至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最终都幻化为通往观念境界中唯一之“她”的途径。她就在那里，她始终无缺，从无任何人、事、物可以损毁这种完整性和唯一性。

一场情劫造得离奇果决，比如要不要去爱，怎样去爱，爱多久，他一项一项拣选答案，拂开雨雾霭霭，扯碎光明供奉于祭坛之上，竟是顺畅得无比浑然天成。情之深度不可探试，比鲜血明誓更为郑重、惨烈。他飞身扑入无光的永劫挽歌，过程中却也没有纠结，没有胆怯。我们爱一个人，从未至此。从前以为是爱太令人惊惧，颠倒错乱，莫可形容，但其实并不。比爱更险峻的是欲念。欲念唯偏执者所持有，不惜以身殉劫，在

造境的终焉迎来一声萤火般确切的呜咽（是的，它正是T.S.艾略特在《空心人》诗中所言的那声世界终结时的呜咽）。由此看来，这段故事讲的是爱，又不只是爱，其中还有欲念，还有劫，以及对欲念和劫的敬畏。

怕是深藏了一线佛性。

谷崎润一郎小说里对官能描写的沉溺，对女性肉体的崇拜，对“爱”之一字嗜虐性的给予、被虐性的承接，可由佐助这个角色窥得绚烂的一斑。时至今日，大和民族依然好好守护着这则传统，要论举重若轻般表达某种克制的扭曲之爱，除却日本作家，不作他想。

《春琴抄》之外，本书选译的另外三篇随笔《阴翳礼赞》（1933年）、《旅行种种》（1935年）、《厌客》（1948年）曾集结收录于1955年由角川株式会社刊行的随笔集《阴翳礼赞》，其后亦收录于1975年由中央公论社刊行的随笔集《阴翳礼赞》。

其中，《阴翳礼赞》于1933年12月发表在杂志《经济往来》，历来被视为谷崎润一郎的文艺随笔之代表，集中阐释、展列了他的核心美学思想。

我喜欢的某位民国文人曾说，有一件东西，它是对的，它是好的，只因为它是这样的。

类似的观点，与川端康成交好的画家东山魁夷曾用他的风景

画絮絮追索，而谷崎润一郎也在《阴翳礼赞》里，凭着一支生花妙笔细致描摹，像是全情对待一幅钟爱的工笔仕女图。谷崎润一郎对“阴翳”之美做了种种详尽论述，举凡建筑之风雅、漆器之华绮，乃至能乐、歌舞伎舞台的幽暗、东西洋气质的差异，追根溯源后，往往了悟姹紫嫣红皆是虚像，日光之下，并无用处，唯黑白灰是一切色，能研磨风流的骨髓，缔造冥想的阴翳，还原物我本质，抵达真理。

《旅行种种》于1935年8月在《经济往来》发表；《厌客》于1948年7月执笔，10月发表在《文学的世界》。两篇随笔短小精悍，文笔活泼，尤其《旅行种种》，谈笑风生间写尽谷崎在日本列岛旅行途中领悟的千层意趣，好比将沿途山河换了经年陈酿，待醉后轻轻转身，抬头便见一树幽明的吉野樱，花衣似空蝉，牵引旧思。

即便在二战后日本文学里，谷崎润一郎也是个异数。周遭文人或物伤其类，或口诛笔伐，唯独他的文字始终不闻剑气和枪声。有时他又像一位巫者，把诸事万般都归拢炼化，“三味线”“人形净琉璃”“能乐”“歌舞伎”“谣曲”“地呗”“和歌”——他将要说的能说的都留给这些日本传统之

① 阴翳：指物与光相互作用，形成的阴影或明暗区分。

美，虔诚得胜过跋山涉水去探寻一个隔世的爱人。我想他是连苦闷都不要理会了，也不欲披着盔甲去抨击什么，他自有一处花好月圆。

谷崎润一郎行文至为任性，喜好长句，修辞循环往复，如《春琴抄》的日文原文，仅在不同章节处做必要的分行处理，通篇以成分繁丽的长句织就，更将标点符号的使用频率降至最低，须读者自行句读，带有明显的实验性质。面对偏爱的事物，时常不厌其烦加以描述，百折千回处委婉逢迎、倾情叩拜，颇有几分耽溺于美的意思在里头，读时如对住满目繁花，旖旎从风，顿挫之间都是清冽的妖冶。

1965年，谷崎润一郎因病离世，墓碑主体有一醒目的“寂”字，据说是他生前亲手所书。

翻译本书的过程，力求维系作者瑰玮文笔之万一，故而几多困顿，无须赘述。而引诱我步步深入迷途不知归返的，也便是他对于尘世诸境终生诡秘地亲历与书写。

感谢每一位读者的阅读，感谢我的编辑为本书出版，陪我一道潜入文字的“阴翳”幻境。

廖雯雯

2018年3月

「目
录」

001 译者序

001 春琴抄

083 阴翳礼赞

133 仄 客

147 旅行种种

春琴抄

春琴，本名鵠屋琴，出生于大阪道修町药材商之家，卒于明治十九年^①十月十四日，墓冢设在市内下寺町净土宗的一座寺院里。前几日，我碰巧从那处路过，想去拜谒一下她的墓冢，便顺道步入寺院请求指引。寺院杂役说：“鵠屋家的墓地位于此处。”说罢，便领着我往本堂^②后方走去。举目四望，只见一丛山茶树的树荫下，并排立着数块鵠屋家历代的墓碑，附近却没有类似琴女之墓的墓冢。我对寺院杂役说：“从前鵠屋家当是有个女儿的，请问她的墓地在哪里呢？”寺院杂役听后，思索片刻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那边有一座墓冢，或许是她的也未可

① 明治十九年：公元1886年。

② 本堂：寺院的正殿。

知。”便又带我走上东侧呈陡峭坡道之势的台阶。众所周知，下寺町东侧后方耸立着生国魂神社^①所在的高台，眼下这条陡峭的坡道便是从寺内延伸向高台的斜坡，此处是大阪市内难得一见的绿意葱茏之所，而琴女的墓冢便建在斜坡中腹一小块填平的空地上。墓碑正面刻着法号“光誉春琴惠照禅定尼”，背面刻着“俗名鵺屋琴，号春琴，明治十九年十月十四日歿，享年五十八岁”一行字，侧面则刻有“门生温井佐助建之”的字样。琴女虽姓鵺屋，但由于终其一生与“门生”温井检校^②过着事实上的夫妻生活，所以死后只得在鵺屋家墓地之外另辟他处作为墓冢吧。据寺院杂役说，鵺屋家日渐没落，近年来族中极少有人到此扫墓，便是来了也几乎不去琴女的墓冢拜祭，这大概是他们并不视琴女为鵺屋家人的缘故。“这么说来，这座墓冢岂不成了无人打理的‘无缘冢’^③？”我说。“倒也并非无人打理。有位老太太住在荻茶屋一带，约莫七十岁，每年都要来拜祭一两回。她每回会先拜祭这座墓冢，然后你看，这里还有一座略小的墓冢吧。”他指着琴女墓左侧的另一座墓冢道，“拜祭完后，一定会给这边的墓冢上香供花。诵经钱也是那位

① 生国魂神社：位于大阪市天王寺区生玉町的神社。

② 检校：室町时代为保护盲人职业“当道”（演奏平家琵琶曲的盲人艺人者）而制定的盲人官位，总检校之下依次是检校、勾当、座头。

③ 无缘冢：无亲友吊祭的坟墓。